

全華叢書







左氏傳說卷第七

宋呂祖謙撰

郡後學胡鳳丹月樵校梓

成公

聖人內外無患

十六年

鄢陵之戰以兵家曲直論之楚新與晉盟而背之用  
師是晉直楚曲勝敗之勢顯然可見晉元帥儼然興  
師都欲討楚獨范文子不欲戰曰若逞吾願諸侯皆  
叛晉可以逞及臨陣又曰惟聖人能內外無患自非  
聖人內寧必有外憂樂書之徒徒能外面看晉楚之

曲直不能於內看君之昏明說背盟棄好討之必勝  
不知厲公驕縱遂至於滅亡大抵天下之事有當作  
而不作惟知義之君子隨時輕重權衡隆殺觀一時  
之勝敗如射共王中目見得楚之大敗晉師三日館  
穀見得晉之大勝然楚大敗之後君臣戒懼兢兢守  
國終始保全厲公一勝之後殺卻錡卻犇卻至又欲  
殺欒書中行偃君臣相賊然文子雖見之明憂之深  
立於戎馬之前而言之其拳拳之忠懇懇之意可謂  
深切而終不能救厲公之驕至使祝宗祈死但以不

見禍爲幸文子之志固亦可哀然亦有可責處文子雖有區區之意養之未充信未孚於人威望不足以壓羣臣是以終無所濟區區於眾邪之聞事窮計極拱手無策徒欲避禍而死使其加之講學終無償爭之禍必將見幾而作或出或處亦不至於徒欲速死後之有志之士規模狹小者可以此爲戒

晉悼公卽位于朝始命百官

十八年

厲公旣弑悼公初立若論事勢晉自襄公以來權柄浸移臣下至靈公之弑臣下之權漸重到得厲公旣

弑之後最是難爲時節然悼公卽位之後自朝廷至於田野曠然大變使復見文公之威儀綱紀此見得悼公得要領處悼公自大夫逆于清原之日先與之定要約凡晉之驕臣皆聳然股栗此亦是正其紀綱此一段正與惠公相反惠公未人之初許賂中大夫惟恐不得入今悼公先與羣臣要約而後肯入大抵天下之事須是初時做得是若太阿倒持已授他柄那時如何正得是時悼公卽位之始先逐不臣者七人以明君臣之義使威令赫然始命百官施舍已責



逮鰥寡振廢滯匡乏困救災患禁淫慝薄賦斂宥罪  
戾節器用時用民大布曠蕩之澤使霸業復興是知  
霸業之所以興者一則明要約如悼公初入之言曰  
二三子用我今日否亦今日如此等言是也二則立  
威令如逐不臣者七人是也三則布恩惠如施舍已  
責是也四則定規模如命荀家等使訓卿之子弟恭  
儉孝悌是也五則舉賢才如六官之長舉不失職以  
下是也晉悼公之所以霸其規模根本皆在於此

襄公

孟獻子請城虎牢以逼鄭知武子曰善二年

晉悼公戚之會以鄭從楚故謀討鄭孟獻子請城虎牢以逼鄭知武子善其言遂城虎牢鄭乃服此一段事雖小見得悼公所以霸處蓋孟獻子魯國之臣也當戚之會獻城虎牢之謀知武子遂從其言此見悼公之君臣惟善是用初無親疏內外之間孟獻子雖魯之臣言一可用則欣然從之亦見悼公規模稍闊處晉之君臣能用善所以致得孟獻子敢言雖然是如此又須觀孟獻子納忠之由亦緣悼公初卽位大

率規模足以服諸侯之心且魯君初朝晉歸語杞桓公以晉侯之德是時魯之君臣已心服於晉孟獻子雖不立晉之朝於戚之會便獻城虎牢之謀武子欣然從之又須看獻子所以不外於晉晉亦不外於獻子這兩句須兼看晉之君臣視諸侯爲一體此晉之所以霸

晉侯以魏絳爲能以刑佐民反役與之禮食

使佐新軍

三年

晉悼公怒魏絳戮楊干之僕晉侯私愛其弟初欲殺

絳及觀授僕人書公遽翻然改悔至不及履跌出以  
止其死又與之禮食不特食之又使佐新軍又使之  
聽國事從和戎之謀初疾之如仇讎後乃委之如腹  
心此最見悼公天資易曉無固必處晉之所以霸雖  
一時私愛私忿未能克除恨殺魏絳之不速及其悔  
過不特是克除私愛又且因以知其人之賢委之以  
腹心看得這一段晉悼公之資質大段高以春秋時  
論之自悼公資質已難得在後世獨有漢高帝二君  
皆無意無必當其觸物髮上衝冠不可止潔及其事



過毫髮不留此二人有過人資質然高帝總理事物  
尚有疏略若悼公規模纖悉備具樞機周密則天資  
又在高帝上惜乎當時人臣如韓獻子知武子等不  
過輔之才能事功無有知道之士引而達之此悼  
公之所以止於悼公

定姒薨不殯于廟無櫬不虞匠慶謂季文子  
子爲正卿而小君之喪不成

四年

定姒魯襄公之母季文子魯之正卿定姒薨季文子  
降殺夫人之禮以從菲薄國君之母薨而無櫬當是

時季文子秉一國之政不能成君母之喪他主意要菲薄誰能諫止得他若要諫止須是勢均力敵之人如孟孫尚敢廢嫡立庶者一等人又不然其次如臧孫猶似可諫而數子又無一言以及之匠慶不過工人之賤乃能以此責季氏又擅伐蒲圃之櫝以成其禮初季孫爲己樹六櫝於蒲圃他日準備要自己用匠慶請木季氏說道與劫略何異以上卿如此忿辭匠慶一面自斫更不恤他季文子亦不能止禦以此知至理所在雖至微賤之臣所守既正雖如正卿之

貴有所不能屈此最學者不可不講究

鄭子駟使賊夜弑僖公而以瘡疾赴于諸侯

七年

鄭僖公將會諸侯在道中子駟使賊夜弑僖公僞以瘡疾赴諸侯晉悼公當時方圖霸業何故受他僞赴都不考究明正其罪求子駟弑之實遂從而隱忍不問以此見霸者本原不是處大抵霸者本心只在於強國初無誠心爲天下賞善罰惡其所以賞有功罰有罪不過假此以濟霸業耳至於事有不可掩者

不得已而興師討罪若其可以苟免便因循鹵莽過了初不會有爲天下討亂臣賊子之誠心此晉國所以止於悼公一霸而已

秦景公使士稚乞師于楚將以伐晉楚子許

之子囊曰不可

九年

秦景公使士稚乞師于楚將以伐晉楚子許之子囊止之子囊初不會立晉朝之上歷數晉國之德政自任賢使能至於工賈阜隸政事本未無不備知如親立於晉朝此一段當以邲之戰參看當時楚莊王方



強如晉士會欒武子雖晉之臣而能歷數楚國之德  
刑政事卒乘軍旅之事士會欒武子不在楚之朝言  
楚之政如親歷楚之朝子囊不在晉朝言晉國之政  
亦如親歷晉之朝蓋晉楚兩強國所以兩立百有餘  
年者蓋其國各有腹心之臣互觀兩國之政表裏洞  
見不敢輕略故如此凡一盛一衰一治一亂其腹心  
骨髓一一見得是以晉楚之霸業各至於百餘年至  
如陳隋之際一在江南一在江北但有一江之隔隋  
脩德政欲取陳而陳懵然不知此陳隋不能兩立而

晉楚相距如此之遠所以相持百餘年者以其國各有人常察兩國之政以是見國之有人無人之閒也

荀偃士匄請伐偁陽

十年

荀偃言雞鳴而駕塞井夷竈

十四年

晉悼公再修文公之霸業復使晉之威令赫然布於諸侯自襄公厲公未有如悼公者所以後世論晉之霸必須稱悼公然其閒亦有得有失其小處固不足論今則論其大處所謂得之大者向者固已言之至其大失卻未有說出晉自厲公以來政事弛墮權移

臣下悼公初立方其朝於武宮逐不臣者七人固已能攬權柄使上下知所畏到此爲之一新固是得之大若失之大者是何處晉自襄公以後權在臣下世世都如此自襄公時先軫不顧而唾已有臣強之漸後來靈公以下馴至厲公威令在臣下以悼公之霸一時收晉國之權及細考之政在臣下君弱臣強根本之患元不曾除去悼公事不一如十年荀罃爲元帥荀偃士匄請伐偃陽罃不能違卒從之及十四年偃爲元帥令軍中曰雞鳴而駕塞井夷竈唯余馬首

是瞻樂鷹狼僻從下軍而歸當時此事甚不一自此  
數事觀之以悼公之明其臣尚如此後六卿遂至分  
晉在悼公論固如是今則論時深爲晉惜自晉傳之  
悼公出來禍亂萌芽當盡掃去悼公自以在自家粗  
可以辦事止論目前不能深憂遠慮此是悼公大失  
後不免至於六卿分晉正如唐宦官之盛敬宗文宗  
皆不能去此二君柔懦無志固不足論以武宗之英  
武宣宗之明察趣過目前將就容養以爲不害國事  
反使之盤根錯節不能盡去但能使之稍戢不爲大



害而已此所以終不免朱全忠之患武宣唐之賢君  
二君自可除宦官之禍既不能去後來何緣去得晉  
自襄公厲公以來都不能去權臣至于悼公亦晉之  
賢君卻都不理會後來如何去得以此見悼公規模  
狹小雖有違命之臣反將就容養悼公自以爲辦事  
得一時之便不知亂根所在子孫之所深憂惜乎以  
悼公之明臣強可削而不能削偏陽之役其獻俘反  
謂夷俘偏陽乃宋之附庸國而謂之夷俘晉自獻公  
以來滅耿滅霍滅虞滅虢非不多也皆未嘗隱其名

而謂之夷俘悼公君臣稍賢獨知中國自相屠戮之  
恥遮蓋其名謂之夷俘又不欲盡滅其嗣使內史選  
其族嗣納諸霍人其賢可見然就此責之既知其非  
自當不爲乃隱其名上欺先君下欺國人此可見悼  
公大失所在所以不忍盡滅使周內史者可見制度  
尚在周官內史之職掌八柄曰爵曰賞以封諸侯晉  
要封偏陽必命周內史此周之官制尚在左氏與周  
禮源流體統相承接

鄭子駟爲田洹司氏堵氏侯氏子師氏皆喪

田焉故五族以作亂 十年

鄭子駟爲田洫而當時司氏堵氏侯氏子師氏何爲  
許多人皆喪田焉以此觀之蓋周之井田廢壞至此  
已見其端四家侵占遂更溝洫爲田子駟後來要整  
頓田洫便把四家田再開故四家作亂且田洫自古  
有之若仍舊制何緣喪田必其間嘗有侵削皆非舊  
制有如子產欲復鄭田制民謗以爲取我田疇而伍  
之此又見井田漸壞人皆謂商君開阡陌大壞井田  
之制曾不知其來之漸已久若使元不曾壞商君亦

未能一旦盡掃去先王之制不獨田制如此而先王之樂亦莫不然且以樂論之孔子指不正之樂歸之鄭聲如當時衛有桑間濮上之音子夏魏文侯之對言之甚詳皆是不正之音何故獨歸之鄭聲者蓋鄭音首壞先王之樂其姦聲尤甚如十一年鄭自蕭魚之會以女樂二八賂晉後來十五年鄭師慧過宋朝曰若猶有人豈其以千乘之相易淫樂之矇以此見鄭所有之樂皆非先王所有之樂亦如井田壞之有漸



同盟于亳范宣子言不慎必失諸侯

十年

會于戚范宣子假羽毛於齊

十四年

晉侯問衛故於中行獻子

十四年

晉悼公之霸至蕭魚之會霸業成就與齊桓公葵丘之會晉文公踐土之盟一同晉悼公自即位以來許多工夫積累到三駕而楚不敢與爭此是悼公一時之盛處然雖盛於蕭魚亦衰於蕭魚想蕭魚未會之前君臣兢兢上下一心唯恐不及同力以興霸業如十一年范宣子盟于亳曰不慎必失諸侯其警戒固

如此及既會蕭魚之後君臣之閒志得意滿且以樂賞魏絳言八年之中九合諸侯如樂之和無所不諧其君之驕可見於此如戚之會范宣子假羽毛於齊齊人有之已僭了悼公不能正其罪今宣子假羽毛而私有之以一大夫而僭天子之禮則其臣之驕亦可知而悼公之衰墮亦可見就宣子身上看未盟之前如此謹嚴到後來如此僭一身之謹與僭不同如此更就悼公實事上看如衛孫林父逐君若是蕭魚以前晉必討之今十四年悼公問中行獻子獻子卻

說不如因而定之皆是君臣苟簡弛墮之語況林父自衛獻公卽位時已善晉大夫了到得中行獻子受林父結託故不討其罪悼公自蕭魚已會之後霸業日衰不無自也

晉悼賜魏絳樂曰子教寡人和諸戎狄以正

諸華 十一年

悼公所以成霸業規模皆可見得如政事用人此不必論其一更出迭入不戰屈楚其二使魏絳和戎欲無後顧之慮故得專意南方觀其賜魏絳有言曰子

教寡人和諸戎狄以正諸華抑微子寡人無以待戎不能濟河此和戎之策正如諸葛亮出來欲一統天下與漢社稷欲與魏爭衡五月渡瀘先去降孟獲前整頓南邊羌夷使無後顧之慮然後出師爲進取之計看諸葛亮之規模正得晉悼公之遺意

晉平公卽位改服脩官會于溴梁

十六年

人君卽位之初便可占知終身之昏明治亂之由晉平公繼悼公之後恃晉國之少安放於奢侈溺於宴安觀其卽位之初使羊舌肸爲傅張君臣爲中軍司



馬祁奚韓襄欒盈士鞅爲公族大夫虞丘書爲乘馬  
御改服脩官烝于曲沃警守而下會于溴梁平公固  
是無知其初卽位能用許多人何故後來衰弱須看  
他承悼公之後典刑法度尙在略有可觀固是平公  
之力亦皆是悼公之餘平公卽位之初規模便與悼  
公別了且悼公卽位之初政事用人一國上下煥然  
一新其初如此後來蕭魚旣會之後早是漸衰況平  
公卽位之初規模已不如悼公賴悼公之舊政遺法  
尙在憑藉扶持平穩安帖至數十年而平公又漸漸

昏墮以此知霸業之衰亦可占知於卽位之初其後之霸王強弱昏明治亂亦基於此

宋皇國父爲太宰爲平公築臺妨於農收子

罕請俟農功之畢 十七年

宋皇國父爲太宰爲平公築臺妨於農收子罕請俟農功之畢公弗許築者怨皇國父而譽子罕子罕聞之而扶其不勉者意蓋不欲怨獨歸於皇國父德獨歸於己欲分受其謗春秋之時分謗之事甚多如鞏之役韓獻子欲斬人郤克馳救之至則已斬之矣遂

令速以徇曰吾以分謗分謗之說若不去深考止去  
形迹上看固見彼此相體恤不使怨獨有所歸恩獨  
有所在與世間爭功者相去十倍然以大公至正之  
道論之則天下之事有是有非有幸有不幸上則有  
君次則有同列看他舉事之失自當竭忠推誠以救  
濟他不幸誠意已盡有救不得處吾職已盡歸之無  
可奈何之地而非揚己取名則人亦自不歸恩於我  
萬一不幸而人因德於我我亦安然處之事久自定  
若自上面加添要與人分謗便非大公至正之道亦

是以善爲之而不知其惡分謗之弊流至於李斯之事始皇每事皆與分謗盡小忠而不知大義所以養成始皇二世飾非護短之惡終至於亡國雖然要之分謗之後不若無謗之可分天下之理自有大公至正之道吾舉事以公民又何怨亦何謗若是出於公民雖怨謗無恤可也何分之有子罕徇小忠而不知大義不能安平和緩而至於揚已取名非忠臣之體也

楚子言師徒不出人其以不穀爲自逸

年十八



鄭子孔將叛晉起楚師使告子庚子庚弗許楚子聞之使告子庚曰國人謂不穀主社稷而不出師死不從禮不穀卽位於今五年師徒不出人其以不穀爲自逸而忘先君之業看楚子數句見得楚自武王以來養成尚武風俗處惟其風俗尚武此楚所以常能抗衡上國雖其間君有賢有不賢有能有不能政事或脩或不脩而尚武之風俗常自若且以周論之周之君自文武成康皆以敦本務農孝悌忠厚涵養天下是以能維持周室此周之所以王以周論楚王霸

粹駁雖不同要之皆不可不養其根本各隨其所尚  
養成風俗則一也自古皆以養風俗爲根本看子庚  
處此事又須見得他盡忠體國處當時楚子旣堅意  
於起師庚若驟諫楚子必不能遏若使楚子自行未  
必不傾國而往再有鄢陵之敗若使諸大夫行又恐  
或不能看量事情輕犯大敵故不若自以身往上不  
至於沮君下不至於大敗楚國之師故雖無功而還  
亦足以見子庚盡忠體國處

左氏傳說卷第八

宋呂祖謙撰

郡後學胡鳳丹月樵校梓

襄公

諸侯同伐齊齊侯禦諸平陰

十八年

鞏之戰大敗齊師

成二年

晉之伐齊其大戰有二當齊頃公之時鞏之戰郤克  
為帥大敗齊師齊靈公之時平公之戰荀偃將中軍  
亦敗齊師此兩戰有難易不同當郤克與頃公對敵  
以頃公之所為克之勝甚難荀偃與靈公為對敵以

靈公之所爲偃之勝甚易考其事大槩可見郤克之戰當時頃公氣吞晉師如余姑翦滅此而後朝食如求逢丑父三出三入於晉軍之間到得敗北之後猶且如此其君之強勇可知其臣如高固桀石以投人繫桑本以徇曰欲勇者賈余餘勇其臣又可知故郤克之勝爲甚難若荀偃之遇靈公而靈公則昏懦之君觀范宣子告析文子自其鄉入文子告公公恐遂登巫山以望晉師晉人使司馬斥山澤之險僞以旆而疏陳之使乘車者左實右僞以旆先輿曳柴而從



之且以山上空張許多旌旗又曳柴以揚塵皆以虛  
聲恐嚇如入無人之境丙寅晦齊師夜遁到得入平  
陰圍虛伐雍門洋洋然如入無人之境舉此以見得  
偃之勝甚易以兩戰觀之卻克成功之難而既勝之  
後羣帥相讓不敢居其功如范文子至不敢先入卻  
伯曰君之訓也二三子之力也臣何力之有焉范叔  
曰庚所命也克之制也變何力之有焉欒伯曰變之  
詔也士用命也書何力之有焉退然不居其功如此  
此其所甚難然而未幾猶且滿盈君臣驕縱如卻克

則辱加齊侯如晉侯則不敬魯君夫成大功而能警  
戒相讓其後尚不免有滿盈之心況荀偃克茲敵  
如入無人境其功初無足道而且以功自居宜其一  
勝之後霸業遂衰合兩戰論之猶有可言者鞏之戰  
雖止於敗齊師然於頃公之強而賓媚人致賂求和  
親朝晉則是一戰之後能服齊也平陰之戰晉師直  
至其城下靈公雖卻走郵棠太子光叩馬止之能料  
其晉師將退而齊侯終不下晉及莊公卽位大隧之  
盟方及晉平以此見晉之君臣皆不足此霸業所以

衰也

齊侯遂東太子光後光卽位殺太子牙

十九年

齊侯娶于魯無子其姪生光以爲太子仲子生牙戎子請以爲太子許之仲子曰不可公曰在我而已遂東太子光到得靈公疾甚崔杼逆太子光而立之殺戎子執公子牙殺二人而太子光卽位莊公得國皆是崔杼之力其終何故見殺於崔杼之手當時立得不正了所謂以此始亦必以此終得之始初不正國柄自然歸崔杼靈公旣廢莊公莊公乃乘君父危篤

之時卻私與強臣深結殺戎子而卽位得之不以其道惟其得之非正故杼恃援立之功而不可制方莊公卽位未幾杼遂殺高厚而兼其室便是崔杼弑君履霜堅冰之漸在此使莊公雖不貪淫亦被弑緣莊公初立之時不正故也古之人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爲正此之謂也

范宣子逐欒盈欒盈復入于晉

二十三年

欒盈奔楚初無大罪范宣子直以其勢位逼已兩不相容而逐之盈亡之後自楚適齊自齊人絳幾危晉



室盈之罪尤大當時宣子逐盈之勢甚迫既禁錮之使無容足之地所以激成欒盈之禍宣子雖先逐欒盈晉亦從此衰夫晉以堂堂之大國逐一亡大夫東西南北任其所之可也何至勤天下之諸侯見得霸業不競故諸侯得以輕侮晉室而至於失諸侯也古者大夫出疆三年不反然後收其田里欒盈無大罪乃兩合諸侯無所容於天地間其勢無聊安得而不作亂非其本心使宣子疾之不如此之甚欒盈亦不至如此罪在宣子不可專罪盈雖然就盈身上論亦

不謂無罪自樂書弑厲公其勢已炙手可熱繼以樂  
麇驕狠侈虐上無君下無同列以樂書之強又繼之  
以麇之虐樂氏之門如烈火炎炎可畏盈於此繼祖  
父之業正當恐懼修省尚恐不濟卻又如何用箕遺  
黃淵嘉父等人以固其黨使其如楚子文自毀其家  
以紓楚國之難尚未能免卻招許多人如以火濟火  
其勢方炎正滿盈之後不能自損抑又卻如此雖宣  
子之罪而縱風止炎抱薪救火遂致滅樂氏之門實  
樂盈之罪也

晉欒盈復入于晉入于曲沃 二十三年

晉欒盈得罪於晉遂出奔齊自齊復入舊邑帥曲沃之甲以晝入絳夫晉以堂堂之大國范宣子爲政不設戒備而使叛臣得日以兵而入於國都當時晉國之社稷不亡若綴旒然使向者因欒氏之汰諸侯從而求之則晉之不亡者幾希宣子秉正而至此蓋緣他倚靠外面裏面都不曾謹封疆明斥候使持兵直入國都幾亡社稷與其外面號令諸侯何如自家謹守封疆宣子初當盈奔在外時非是不知戒觀其兩

次大合諸侯以重錮欒氏宣子自以爲諸侯決不受  
欒氏矣他只管去外面理會裏面守備都懈怠了及  
盈旣入曲沃宣子都不知前面更無一人之禦蓋緣  
只去外面理會然當時處這大亂當此大變粗能支  
持致敗欒氏存晉社稷者其謀皆出於樂王鮒欒氏  
之人也宣子倉皇無計王鮒教之以奉君走固宮又  
教之以欒所得惟魏氏而可強取使當時不從王鮒  
奉君之謀則欒氏之勢殆未可禦不從強取魏氏之  
謀則魏氏以佐悼公之智而助欒氏未易可去王鮒



必欲劫而取所以申敗欒氏其功亦大矣然看得王  
鮒之功固有力於晉亦所以爲晉之害王鮒在晉一  
嬖臣也安晉之謀不出於晉之士大夫而出於嬖倖  
之王鮒則晉君豈不輕視士大夫而益重嬖臣之寵  
乎故使嬖臣之權愈重而晉之愈不振而霸業愈衰  
者士大夫之過也

季武子無嫡子公彌長而愛悼子 二十三年

季武子無嫡子公彌長而悼子少武子偏愛廢長立  
少始者訪於家臣申豐申豐據義守正不從其言退

歸盡室將行他日又訪之對曰其然將具敝車而行  
武子廢長之心稍止他日又訪臧紇紇諂容悅之  
人欲將迎武子之意乃曰飲酒吾爲子立之乃廢公  
鉏立悼子大抵人心未定之際最看他問得甚底人  
彼其欲爲不正之舉其初心未敢便爲使其問得正  
人則陳善閉邪私心決不敢啓若是問一箇容悅諂  
諛之人逢其惡其事易做得成唐明皇雖有廢立太  
子之意問張九齡九齡據義守正不從其言明皇雖  
有廢立之意終未敢爲到得訪李林甫林甫便承當

此事使明皇一日殺三子明皇之張九齡武子之申  
豐也明皇之林甫武子之臧武仲也古之人君必使  
朝廷之上藹藹然多吉士皆無一愴人廁於其間蓋  
平時未見其害正恐當是非未決邪正未分時若有  
一箇小人逢君之惡便到覆亡國家如閑時固未害  
何故上之人未有所問到得上之人一有所問小人  
便因風縱燎推波助瀾以此知古之君子在朝不可  
容一小人蓋爲此然而臧紇助武子立少蓋欲依託  
季氏自固權位然武仲所以出奔亦緣此雖然目下

甚得武子意然公鉏卻怨他公鉏後來卻效臧紇之舉以脅季武子故孟莊子卒廢秩立羯武子問之鉏卽以何長之有惟其才也之言劫武子蓋武子廢鉏之時有擇才而立之語武子懷前之歉遂不復問武子正卿也鉏陪臣也武子父也鉏子也以正卿而受制於陪臣以父而受制於子人心不可有所歉也如此臧武仲所以成季武子之志不過欲媚武子以固有其權而已使其當初不媚武子未必便失其位以此知天下事不可計校惟其守正道則位可常有小



人當以是爲誠

太史書崔杼弑君崔子殺之其弟嗣書而死  
者二人其弟又書南史氏聞太史盡死執  
簡以往

二十五年

齊崔杼弑莊公其一時凶威虐焰舉國無一人敢禦  
太史書崔杼弑君己自是難崔杼殺太史而其弟嗣  
書則又難二人死而其弟復嗣書則尤難且三人死  
而其弟又書則愈難南史氏執簡以往則又愈難大  
抵君子守正果堅則小人雖有如此凶威虐焰終不

能移奪然這裏須看得非偶然如此蓋文武成康涵  
養數百年風俗所以有此且以本朝論之自太祖太  
宗真宗以來朝廷之上養成一箇愛君憂國犯顏逆  
耳底風俗故一時忠臣輩出當時如青苗如市易如  
保甲如戶役爭者殆未以一二計固不可悉數止以  
一事論之李定以資淺入臺而宋敏求從之而去李  
大林繼之又去蘇頌又去黜者相踵而爭者方切當  
是時天下有三舍人之號齊之三太史卽我宋之三  
舍人也觀三太史之事當知文武成康涵養風俗之

所致觀三舍人之事當知我祖宗涵養風俗之所致  
學者不可不知

蔦掩爲司馬子木庀賦掩書土田 二十五年

蔦掩爲司馬子木使庀賦掩書土田有曰町原防井  
衍沃此得井田之制先輩嘗論先王井田之制如畫  
碁局有丘陵原隰必不可行遂謂井田之制不可行  
於後世觀此則先王之制初未嘗如碁局何故其言  
原防之閒其地不得方正如井田則別爲小頃町至  
衍沃平美之地則用井田之法先王之制曷嘗槩之

以碁局之畫哉觀此則前輩疑井田之論破矣

晉程鄭卒子產始知然明  
二十五年

晉程鄭卒子產始知然明問爲政對曰視民如子見  
不仁者誅之如鷹鷂之逐鳥雀也子產喜以語子太  
叔曰他日吾見蔑之面而已今吾見其心矣子產何  
故喜之如是之深蓋子產是箇要人合已者何故他  
卻是箇善善惡惡明白底人然明如此說話有以合  
已故深喜之不然刑書之事何其聽之不如是之喜  
大抵人最怕要人合已使子產聞與其殺不辜寧失



不經之言而喜之如是則子產是進一步處

秦伯使其弟鍼如晉叔向命名行人子員子

朱曰當御三云叔向不應二十六年

秦伯使其弟鍼如晉修成叔向命名行人行人是通  
國好主辭命之官子朱亦居行人之職而次又輪當  
到他朱自以爲當御三云叔向不應不勝其忿遂撫  
劍從叔向叔向亦不平拂衣從之平公曰晉其庶乎  
吾臣所爭者大這一段事儘有可論就叔向身上言  
之叔向爲晉之卿既知子朱是姦以事君者平時當

告平公使黜之無使居行人之職則可也叔向既使之居是職而不使之任是事叔向之罪一也當時叔向要命行人子員而不命子朱既不能去時論到卻潛召子員豈別無善道理可以調護至他三說又漠然不應反激子朱之怒遂致按劍相逐僅免害人此叔向之罪二也蓋叔向自謂我晉之上卿下視行人之賤直欲以氣陵之不然正當召他而於召子員豈無一箇委曲調護道理惟其欲以氣陵之所以至此若就平公身上言之雖是叔向之罪亦平公之暗有

以致之平公庸暗之君居朝之日不能正色端拱威稜氣燄足以震壓小人之心豈有行人敢持刃於朝略無顧忌平公庸暗之甚方且曰吾臣所爭者大晉其庶乎豈有行人敢撫劍以逐卿於朝近而朝廷猶如此遠而四境

暗處大抵暗有三等有一等臨事雖知之而無以鎮服其臣而其臣至於無所畏者此暗而未甚者也至於其臣如此至於漠然而不知者此暗之甚者也至於其臣如是而反以爲興國之兆者

此以亂爲治以危爲安以惡爲善又暗之極者也平  
公之暗正是暗之極者幸而得一師曠與之言曰公  
室懼卑臣不心競而力爭不務德而爭善若是心競  
務德便是唐虞之朝百僚師師百工惟時氣象至於  
撫劍相逐於朝事固無有未說唐虞雖當霸主之盛  
如文公悼公之時朝廷之上六卿協和便相推遜亦  
無此等事以是見得平公霸業之間至於如此遂衰  
宋寺人伊戾無寵於太子痤譖諸公而害之

二十六年



宋寺人伊戾無寵於太子痤欲害太子當時內則有夫人之欲立而爲之主其謀於內又有左師之惡太子而爲之和其謀於外主之於內和之於外此所以終害太子這一段就宋公身上看方楚客過宋太子以其與已有舊請野享之伊戾請從之公曰夫不惡汝乎是平公固知太子之惡伊戾旣而爲伊戾遠近之言所惑卽遣其往伊戾才往便謀害太子及其往則欲用牲加書徵之馳告公曰太子爲亂公又會說爲我子又何求是公又果知太子決不爲變伊戾之

言決不可信既而又爲伊戾欲速言所惑使人窺之  
卒囚太子看此一段便見得平公都闇矣大抵人之  
闇者遇事之始未嘗不曉得一二及其被人惑後則  
漸漸入於闇而不自知使平公能充此明守之能堅  
終必不至如此昏闇惟其不能於明處思量所以不  
免被人惑向使能就他夫不惡汝乎與爲我子又何  
求之說上守之以堅則伊戾自無所容其奸矣就左  
師身上看宋向戌能弭諸侯之兵當時號爲名卿乃  
內與寵姬用謀戕害冢嗣人臣大惡亦無過於此以

戍之罪雖誅之可也平公方且置而不問平公之心  
必謂戍能弭諸侯之兵故可以功掩過殊不知害國  
本大惡也弭諸侯之兵小善也髮毫之善豈能掩巨  
山之惡平公之闇又不言而可知若就佐身上說則  
尤有可論者夫人同謀共殺太子他日居太子之位  
者佐也是禍根皆本於佐是佐爲惡首佐處此嫌疑  
之地何故太子卻說道惟佐也能免我又與之期約  
曰日中不來吾知死矣佐之處此地何故能使太子  
不疑而反求解於佐以此見得佐平日於孝友慈祥

上做工夫浹洽於兄弟之間至使危疑之際太子信而不疑佐固可取然至左師聒而與之語遂爲戍所畱過期而不報卒致太子於死地是佐以曾於平公前爲太子解了聒語之際操守不定爲他移換瘞死卽爲太子想是時亦爲利所動因救太子不力使佐於此時操守若定則身處嫌疑之地旣爲太子解了當急報太子如救焚拯溺旣可以脫太子之死又可去一已之惡名何暇顧向戍之言論其始則固可取論其後則佐雖誅首可也



宋向戌欲弭諸侯之兵以爲名 二十七年

宋左師請免死之邑 同上

宋向戌欲爲晉楚諸侯以弭兵左氏書曰欲弭諸侯之兵以爲名左氏書得極好最得法觀左氏書以爲名三字便見得向戌之弭兵非是果欲息民欲求息民之名耳當時大國惟晉與楚向戌善於趙文子又善於令尹子木晉楚既從諸小國自不得不赴故卒成弭兵之一事其後向戌挾弭兵之事又書左師請賞公與之邑六十則向戌弭兵之意非果欲息天下

之民平諸侯之爭區區爲一己之利而已上而爲名下而爲利左氏於前書弭兵爲名既有以誅其心於後則記其請邑之事又有以正其罪左氏真有書法則成弭兵之謀其心固可知矣當時子罕之言猶有可論者以是而論弭兵以爲名是固可辭及其以邑示子罕子罕削而投之左師便辭邑向氏欲攻司城左師曰夫子存我德莫大焉又可攻乎其初可罪至此而能悔亦可嘉又須看弭兵是全生靈之事息戰爭之苦固善然惟聖人能內外無患自非聖人外寧

必有內憂此意正與孟子入則無法家拂士之意同  
又如本朝李文靖爲相當時南北皆未寧或至盱食  
羽檄日至廟堂王文正每以爲憂歎曰我輩安能坐  
致太平得優游無事耶文靖公曰少有憂勤足爲警  
戒參政謂今日多事萬一邊鄙旣寧竊恐朝廷事反  
多於今日參政自將見之其後澶淵旣盟之後及北  
講和西戎納款而東封西祀蒐講墜典靡有暇日  
正謂王欽若諸人相繼更進迭用天下紛紛果如文  
靖之言子罕之言亦文靖之意

卷八

三

藏板



左氏傳說卷第九

宋呂祖謙撰

郡後學胡鳳丹月樵校梓

襄公

崔杼廢成立明

二十七年

慶封好田耆酒

二十八年

陳無字言得慶氏之木百車於莊

同上

崔杼廢成立明崔成崔彊殺東郭偃棠無咎於崔氏  
之朝慶封使盧蒲癸帥甲攻崔氏殺威與彊盡俘其  
家而杼遂縊死大抵小人以勢利相合一旦勢均力

敵必相屠戮而後已初崔杼弑莊公立景公而相之  
慶封爲左相弑崔慶同爲此逆謀杼弑君之後收一  
國之權其凶威虐焰太史書而死者三人舉齊國無  
一人敢當之者孰得而滅之及其死也乃以家禍而  
死因其處家無法廢嫡立庶遂致禍由內作故不旋  
踵而滅亡如安慶緒之弑安祿山史朝義之弑史思  
明皆如此自古之姦雄其威焰可畏無有能禦之者  
其終未有不死於內亂安祿山陷京師迫天子其聲  
勢蓋天下當時外面雖有張睢陽顏平原之徒盡忠

於國何曾損得祿山一毫毛及其死也乃其子安慶  
緒殺之史思明僭叛飛揚奄據河北其聲勢再蓋天  
下當時外面雖有郭汾陽李臨淮之徒盡忠爲國何  
曾損得思明一毫毛及其死也乃其子史朝義殺之  
姦雄之人看他凶強誰損得他而其終也其禍卻自  
內始譬如百圍之木外面誰能搖撼得他動及其仆  
未不自內蠹崔氏旣弑莊公以慶封爲左相至慶  
封謀於盧蒲癸癸曰崔之薄慶之厚也慶氏終滅崔  
氏崔氏旣滅慶封自謂無事好田耆酒與慶舍政未

幾而有盧蒲癸王何之變夫崔杼弑君未幾而慶封  
俘其室慶封戕崔氏未幾而盧癸破其家夫崔慶相  
繼當國一時威虐可畏外人不可得而滅其禍皆發  
於內也然崔慶之亂也又須看慶封其初甚精密及  
既滅崔杼之後君臣泰然自謂可以專齊國之柄盧  
蒲癸慶封之所與謀者也子牙子尾之事癸自謂譬  
之禽獸吾寢處其皮君臣都恁地驕解了此其所以  
終於亡且當時滅慶氏之人皆爭分財貨玉帛惟陳  
無宇之志皆不在貨財但對曰得慶氏之木百車於



莊是其篡齊之大志已萌於此學者觀此當知沛公入關珍貨無所取國女無所幸而范增所以憂看此一段雖可以爲齊喜亦可以爲齊憂慶氏既平而得目前之安是可喜也禍亂既平之後陳恒弑君之胎實萌於此豈不深可憂乎學者當看于此

吳季札來聘觀樂

二十九年

季札來聘魯請觀周樂魯使樂工爲之歌諸國之風及歷代之詩如小大雅頌之類札隨所觀次第品評之有論其聲者有論其義者如所謂美哉淵乎美哉

泱泱乎美哉颯颯乎廣哉熙熙乎之類此皆是論其聲也如所謂憂而不困思而不懼樂而不淫大而婉險而易行思而不貳怨而不言曲而有直體之類此皆是論其義也以此知古人之詩聲與義合相發而不可偏廢至於後世義雖存而聲則亡矣大抵詩人之作詩發乎情性止乎禮義固其義也至聲依永律和聲則所爲詩之義又賴五音六律之聲以發揚之然後鼓舞動盪使人有興起之意如清廟之瑟朱絃而疏越一唱而三歎有遺音者矣至今清廟之詩其

義雖存而一唱三歎之音何在然音雖存而義學  
者亦可涵泳其音節使有所興起也所謂工以納言  
時而颺之五音六律今之世固不可求須想像所謂  
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庶幾聲義交相發然魯公之  
所歌乃未刪之詩而今之詩已經孔子刪定故魯爲  
季札歌諸國之風置幽於秦魏之前然札隨所歌品  
評又有可議者如歌小雅之詩則曰周德之衰乎至  
後世文中子則曰孰謂季札子知樂小雅烏乎衰其  
周之盛乎小雅之一詩季札以爲周之衰而文中子

以爲周之盛蓋是中子錯看了當時魯史樂工爲季  
札歌諸國之詩欲觀歷代之樂一時之閒每國不過  
歌一兩篇而已若使其於風雅頌一一徧歌則雖窮  
年越歲歌亦未能畢豈一朝一夕之閒樂工能盡歌  
之乎札所聽者樂工偶歌變風故札隨所歌言之且  
如歌唐季札則曰其有陶唐氏之遺民乎不然何其  
憂之遠也這只是歌蟋蟀一篇分明以此知文中子  
亦錯觀了這二段又須看得次序與今之次序不同  
以此知孔子刪詩大段移轉以季札之言考之聲音



尚可想見如歌秦則曰此之謂夏聲此則全以聲論  
非無衣小戎之所可見札當時觀樂一一品評之札  
見舞韶箎則曰若有他樂不敢請已杜預以爲魯用  
四代之樂故及韶箎而季札知其終然其義似不止  
此要皆不必如此說蓋韶之樂虞舜之時最和氣之  
所聚觀益稷之篇所載其和可以想而知之故韶最  
爲盡善美雖善而雲門亦不能出此札一聞之有感  
於中其曰不敢請已者非謂聽樂欲止於此言其樂  
無加於此也正如孔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之

意相類能知此意則知札觀樂之意此殆未易以言語訓詁求也

吳季札聘列國觀人材

二十九年

當是時季札歷聘諸國過魯則說叔孫穆子過齊則說晏平仲過鄭則說子產過衛則說蘧伯玉史狗史鮪公子荆公叔發之徒過晉則說叔向夫吳僻陋在夷而未嘗通於中國今一旦札自吳出見諸國賢者便傾蓋如故若素相知以是知賢者同聲相應同氣相求初不可以遠近論也如一見穆子便說子其不

得死乎好善而不能擇人一見晏子便說納政與邑  
以免樂高之難纔見一人便說許多話如平生心腹  
之友蓋同心之言其臭如蘭故如此又看過戚聞鐘  
聲一段札在戚聞鐘聲曰異哉夫子獲罪於君以在  
此懼猶不足而又何樂夫子之在此猶燕之巢於幕  
上君又在殯而可以爲樂畱數語在文子胷中而能  
使文子感之終身不聽琴瑟夫文子逐衛獻公而以  
邑叛附晉是衛之賊臣小人之尤者今一旦聞札之  
言遂至終身感悟不聽樂其變化轉移之速使當時

未逐君之前文子獲與札處朝夕聞札之言未必不  
改移遷轉歸之於善以是知有國家者不患有小人  
而患無君子蓋有君子則小人已爲他移奪變化衛  
之遽伯玉夫子亦嘗稱之以君子就當時言之伯玉  
地位已高亦未易及然把伯玉比季札只看這一事  
知文子逐君之時伯玉不能止之不過從近關出而  
已何伯玉不能化文子於久處之餘而札能悟之於  
一言之頃以是知伯玉之地位固已高而札之地位  
又高於伯玉也伯玉不能已文子於未逐君之時而



季札數語能使終身不聽琴瑟則伯玉與季札已爭  
數等如不有季札則伯玉地位已儘高看札方知地  
步向多在學者當如此看

鄭子產如陳涖盟而知陳亡

三十年

鄭子產如陳涖盟歸告大夫曰陳亡國也不可與也  
聚禾粟繕城郭恃此二者而不撫其民其君弱植公  
子侈太子卑大夫敖政多門能無亡乎這見子產之  
觀國與他人不同常人如拙醫之觀形子產之觀國  
如良醫之視脉自常人觀陳國之形其聚禾粟則富

矣繕城郭則強矣子產獨於陳國富強之中而察一國之脉知其君弱植公子侈大夫敖政多門雖有富強之形而不足恃矣

鄭子皮授子產政

三十年

鄭子皮授子產政子產爲政始終左右調護人皆歸功於子皮非子皮子產不能自立信然考子皮實迹愈見其難及子皮四世之望臨政當子皮而乃退然以遜子產子產之立於鄭非子皮不能者三初伯有之亂子產不助子駟攻伯有子駟欲攻子產子皮兩

止之及伯有既死其亂既平次第當子皮爲政子皮  
又授之子產子產辭以國小而偪族大多寵子皮曰  
虎帥以聽孰敢犯子以子皮鄭國之望帥其人以聽  
子產其誰不從及豐卷將田獵以祭子產弗許子張  
徵役欲攻子產子產奔晉子皮又止之而逐豐卷生  
子產於既死還子產於已奔向使伯有之亂子產無  
子皮則子產不能自保其身中間無子皮則子產不  
得爲政後來豐卷之亂子產無子皮則子產亦不得  
安於鄭是子產爲政始終皆子皮之力固是如此然

子產所以見知於子皮子皮所以終始愛護子產又有可論觀子皮使尹何爲邑子產曰少未知可否子皮又曰使夫往而學焉子產又曰猶未能操刀而使割也其傷實多子皮一聞子產此言曰善哉虎不敏吾聞君子務知大者遠者小人務知小者近者我小人也微子吾不知也今而後知不足自今請雖吾家聽子而行其至誠懇切如此前面許多事迹卻不似這一段至誠懇切開心見意惜乎其不登聖人之門使其得登聖人之門殆未可量子皮固是虛心如此



又須看子產與子皮道同氣合略無一毫居功收能處方且忠告善道曰人心不同如其面焉吾豈敢謂子面如吾面乎子產之謙抑一至於此此所以感動子皮致他終始愛護他看子皮所言便見得子皮用子產看子產所對便見得子產所以用於子皮者精神骨髓都在此前面事迹亦都在此然子產內政又有可論處觀其有事伯石賂與之邑及豐卷旣奔以他罪論來自當終身不復入鄭可也子產爲之其規模甚有次序其先皆是去委曲相就蓋當時有強家

大族以亂治如子產賂伯石人問其故曰安定國家  
必大焉先如伯石三辭卿子產既惡之復處之高位  
如既逐豐卷三年而復反其田里以定反側之情與  
勸焚載書皆是一意當時都是委曲相逐卻要就這  
上看紀綱自外觀之似若懦弱委靡如怕強家大族  
之模稜殊不知鄭國族大多寵子產怕他來壞了我  
紀綱故外面特先恁地調護他了然後紀綱可立至  
其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廬井有伍等事立  
經陳紀大夫之忠儉者與之泰侈者斃之然後出賞

罰示勸懲其規模截然有不可犯者此兩事須當合  
看子產之爲政特外面如此示弱他國中紀綱未嘗  
不立也然此只是論子產好處然子產亦有不是處  
觀鄭人游於鄉校以論執政然明勸毀鄉校子產曰  
我聞忠善以損怨不聞作威以防怨這幾句雖三代  
之名臣所言亦不過如此則子產地位不是不高其  
後欲鑄刑書叔向勸之堅執不從看這一處與向時  
所言大段各別此是何故蓋子產才地雖高不得聖  
人爲之依歸此子產所以止於子產不能無所失以

子產之賢尚如此此學者不可不勉

昭公

鄭徐吾犯之妹美公孫楚聘之公孫黑又使

強委禽焉犯懼告子產

元年

鄭子產之爲政當時強家大族蟠根錯節勢若難制然子產卒能削制強族使政歸君上者蓋子產爲之自有次序就當時巨族中觀之其跋扈難制無如子皙伯有然子皙之黨盛伯有之族孤子皙之勢強伯有之勢弱前此數年鄭國之所以不盛者以此二人



爲之害也及子皙旣殺伯有子皙之勢愈強後來其  
惡浸長至於欲殺子南而取其妻此一段事以常法  
斷之子南之聘在前子皙之聘在後自合直子南而  
曲子皙矣然今乃執子南而放之於子皙則置而不  
問子產蓋以子皙之族尚強未可遽加以罪故委曲  
斟酌調護駕其罪於子南也使子產便殺子皙則其  
勢之亟未必不再有伯有之亂矣然子產之放子南  
其理亦不至於全曲他當時蓋立得名字好了何故  
布幣之事子皙直而子南曲二人互有曲直也故子

產曰直鈞然子皙是上大夫子南是嬖大夫以卑犯尊以賤陵貴事出倒置故子產特立此名目以歸罪於子南若名字不正則放一子南雖可以委曲調護強家大族然鄭國之紀綱未必不由此壞之此子產非遽然放子南必咨之大叔蓋大叔是子南族最賢者咨其族而後放之所以使其族體察子產不得已之意若不咨而遽然放之未必不反致怨於游氏也此皆權輕重識事機如此非有淵深之識欲做此等事不能到也及其後罪盈惡貫親戚叛之子產乃乘

其機而討之至於數其犯罪五與之相抗略無少恕  
何前日治之如此之緩今日治之如此其急也蓋前  
日子皙之黨尚盛治之若急適所以至於召亂今日  
子皙之黨已離故急乘此機而去之不敢緩此一段  
學者最要看

晉侯求醫於秦秦伯使醫和視之曰疾不可

爲也

元年

晉平公疾求醫於秦秦伯使醫和視之論晉侯疾證  
之外而及良臣將死趙孟問誰當良臣對曰主之謂

矣此一段見得先王之典禮銷磨未盡雖工之技微亦獲知之其後言國之大臣有災禍興而無改焉必受其咎今君至於淫以生疾將不能圖社稷大抵國之大臣在乎養其君德保其君體三代之時爲大臣者皆能如此故其典禮之遺雖工技亦知之至漢唐則無知者如霍光固可託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其後昭帝以天終則光所以養其德保其體者可知唐李德裕外誅藩鎮之強梁者

武宗終惑神仙則

是德裕無以養其德保其體盡此道者莫如周公佐



成王所以養其德保其體公專以身任此事故無逸  
之作教之以先王之壽天戒之以無逸豫遂使成王  
終其天命而臨崩之際死生屹然不亂後之爲大臣  
必如周公而後可漢唐之間雖有霍光德裕之相昭  
帝武宗猶不知保養之意

韓宣子聘于魯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

在魯

二年

韓宣子來聘且告爲政此一段可見當時君弱臣強  
之漸春秋時諸侯卽位則告政於鄰國爲其繼先君

之政不敢輕其事且欲繼舊好也宣子晉之大夫爲  
政之初乃行諸侯朝聘之禮及觀書於太史氏見易  
象與魯春秋則知周禮盡在魯矣此數句最要看觀  
易象魯春秋與周禮初無干預須看得宣子善觀書  
處如春秋周禮自易看若易與周禮大不相干此最  
難看蓋左氏所書合於禮者褒之不合於禮者貶之  
此與周禮相去猶近然左氏所釋乃魯之舊史未經  
夫子之筆削者宣子但見夫子未筆削之春秋不見  
夫子已筆削之春秋夫子已筆削之後抑揚高下無

非妙用所在此非宣子所能見易象之初未有爻辭  
至文王周公始爲之大抵經禮三百曲禮三千吉凶  
軍賓嘉皆寓於其中故易之三百八十四爻所以該  
在是禮周公作周禮之書所以具其條目是以周公  
既作易之後又作周禮實相表裏如此知周禮之所  
以盡在魯也宣子固不能知此必其得於老師宿儒  
之傳故能言之

鄭游吉如晉送少姜之葬梁丙張趯曰甚矣

子之爲此來也

三年

晉有少姜之喪故鄭游吉如晉送葬梁丙張趯一見游吉曰甚矣哉子之爲此來也其意蓋謂晉乃一嬖妾之喪正不必遠覲大矣則亦自悼晉國之喪故子太叔言將得已乎昔文襄之霸也其務不煩諸侯令諸侯三歲而聘五歲而朝有事而會不協而盟君薨大夫弔卿共葬事夫人士弔大夫送葬足以昭禮命事謀闕而已無加命矣今嬖寵之喪不敢擇位而數於守適惟懼獲戾豈敢憚煩少姜有寵而死齊必繼室今茲吾又來賀不唯此行也張趯又善其言乃曰



然自今子無事矣其意謂自後晉國之衰大矣夫亦  
且不來矣譬如火焉火中寒暑乃退此乃盛滿之時  
必有傾覆之患二大夫退子太叔告人曰張趯有知  
其猶在君子之後乎蓋譏其交結未深便自不隱宗  
國之衰此固如此至齊侯欲繼室於晉而使晏嬰來  
請觀晏嬰之言亦不隱宗國之衰叔向之告晏嬰亦  
不自隱宗國之衰觀此二段其意似覺相似而張趯  
見譏於子太叔而晏嬰叔向略無一言相譏何故蓋  
叔向晏嬰是一等之賢人屏藩籬破崖岸如石投水

不知所問愛民憂國之心惻然有動於中雖各言其宗國之衰不以爲譏也至於張趯不度其交之淺深一見太叔之賢便欲強親附之至言宗國之衰略無所隱匿便說通心腹話張趯只是佞諛之人耳宜其不免於子太叔之譏也此固如此考之後一段尤可見其強附處其後鄭子皮如晉賀夫人張趯使謂太叔曰自子之歸也小人糞除先人之敝廬曰子其將來今子皮實來小人失望張趯於太叔旣去之後猶有強附之心故太叔告之曰吉賤不獲來畏大國尊

夫人也且孟曰而將無事吉庶幾焉至此太叔之言  
非特譏之又且覺得有憎厭之意大抵學者見一賢  
者如道同氣合之時我能破藩籬與之言雖彼有崖  
岸此固不足論如道不相似而彼不親我而我強附  
之是交淺言深未嘗不見憎厭於人觀張趯之事苟  
非其人則當察言觀色不可強去附人觀叔向晏子  
之事於道同氣合之人則當剖破藩籬不可有所閒  
隔

卷九

六

藏板



左氏傳說卷第十

宋呂祖謙撰

郡後學胡鳳丹月樵校梓

昭公

楚靈王使椒舉如晉求諸侯

四年

楚靈王使椒舉求諸侯於晉當時晉平公怠惰溺於宴安無諸侯之志其臣亦無奮然有志爲宏遠規模楚靈王初欲求諸侯問於子產子產固已料之於先矣言晉君少安不在諸侯則楚強晉弱宜晉之必從楚也然初聞靈王使椒舉之來晉侯欲不許司馬侯

曰不可晉楚惟天所相不可與爭君其許之而修德以待其歸吾猶將事之晉侯又未肯乃言晉有三不殆其何敵之有國險而多馬齊楚多難必待司馬侯反覆調護然後許之何晉侯初間未肯許他必待至於再至於三而後許也當時楚方強晉方弱晉自是不能與楚爭何故初間尚欲不許蓋天下之事人不自量者最多使人而皆知自量則弱自安於弱如此則諸侯何戰奪之有正緣衰世之君不知自量故內有削弱之實而外欲避削弱之名不肯屈意下心以

爲人役尚欲爭虛氣晉君之病正在此向使平公不  
得司馬侯委曲調護亦未必從晉旣不能主諸侯諸  
侯勢必從楚則以楚之威焰未必自會諸侯矣當是  
時晉傷威損重多矣而賴一司馬侯調護許楚之請  
今諸侯之從楚必竟是因晉侯許之後從之則傷威  
損重猶未至於極也然司馬侯當時地位不在六卿  
之列所以其力止如此但就事上面能使晉侯不至  
於傷威損重若在六卿之列須能輔晉侯忍強楚侵  
陵之恥掃雪奮迅治楚之罪可也

六月丙午楚子合諸侯于申

四年

當時靈王既殺其君卻要得諸侯爲申之會當時諸夏之君莫不咸在楚子見得如此盛其心已滿所以欲示諸侯侈然自滿子產已知其不過十年學者到這裏最要識得他器量淺深之別處大抵人之分量滿溢又各自有先後如齊桓公圖霸業以前三十年都不曾滿到得葵丘之會方滿晉悼公圖霸業以前七八年都不曾滿到得蕭魚之會方滿然未有如楚靈王纔得諸侯便滿以此見人之分量不同方葵丘



未會之前三十年閒固嘗有安王室之功有服強楚  
之功有會諸侯之功初不見其自滿也方蕭魚未會  
之前七八年閒固嘗合諸侯和戎狄亦未嘗自滿齊  
桓公必至三十年之久方始自滿桓公到此分量去  
不得故滿唯其滿得遲所以爲五霸之盛其不能不  
滿是以止於五霸悼公和戎以正諸華三駕而楚不  
能與爭都未嘗滿到蕭魚之會分量亦去不得故滿  
以桓公三十年校悼公之七八年其滿溢之遲速分  
量之淺深霸業之久近已大段不同至於楚靈王則

大異其所以不悠久終爲天下笑今楚靈王方一會諸侯便侈然自滿度量之淺深不言可知晉悼公之分量遠不及齊桓公楚靈之分量又遠不如晉悼公之甚也雖然自楚靈王志意未滿之前有識之君子已自逆料他必至於此何故初聞他一出來做事所爲無不如意東西南北無不服從一求諸侯於晉晉便許一伐吳吳便克一伐賴賴便滅一伐朱方朱方便克承篡弑之餘而以無道行之自以謂天下事皆可等閑做反所以速其禍敗使當時晉尚強尚有齟

齟於其閒楚之禍敗亦未必如此之速奈何晉日以  
柔懦不能與楚爭楚王之心到此故侈然志盈而意  
滿唯其滿得速所以禍敗也亦速

鄭子產作丘賦國人謗之

四年

子產作丘賦國人謗之是改三代井田之法如魯作  
丘甲一般子寬告之子產拒子寬之言甚峻推原子  
產爲政此一段事蓋自有說鄭小國也中立乎晉楚  
強國之間前後數年從晉不從楚從楚則不從晉不  
過但供一邊貢賦而已則小國尚可支持到楚靈王

方無道晉平公衰弱又不能與之校鄭以蕞爾之小國事兩霸主朝廷貢賦與平時所貢之物已添了一倍所以子產不得已作丘賦當時其他諸侯亦莫不供兩霸主貢賦何故其他諸侯皆能供而不至作丘賦何獨鄭不能供而作丘賦須是推原子產所以作丘賦之意蓋子產爲政常欲使鄭國整齊有餘不使到闕乏地位所以不恤人之謗已而作之大率子產爲人必欲要就窄狹中卻示其寬裕衰弱中卻示其强大子產之規模多是如此是以有得力處有不得



力處其他諸國則是到闕乏時逐旋爲之子產不肯  
教國中有困乏之患於是寧甘心受謗而不顧所以  
多取於民其弊至於如此故子寬曰作法於涼其弊  
猶貪作法於貪弊將若之何寬之言天下之至言也  
大抵士君子要識微慮遠有高見遠識而能推原存  
亡之所以然方謂之通達國體若不能如此只隨事  
上看必學有所未至也子寬見子產不從遂知國民  
先亡又知蔡及曹滕無禮而先亡又知鄭無法而先  
衛亡可謂能推原得數百年存亡興衰之迹者其識

甚遠其見甚明惜乎子產不能聽也

公如晉自郊勞至於贈賄無失禮

五年

魯昭公如晉自郊勞至贈賄無失禮者女叔齊謂魯侯焉知禮夫自郊勞至贈賄皆無違何故謂之不知禮觀女叔齊之言謂是儀也非禮也禮與儀本非二事凡周旋上下俯仰揖遜之際無非至理之所在到得後世析而觀之儀自儀禮自禮至有以儀爲非禮女叔齊不特辨魯侯儀禮之分乃所以深警晉平公不知禮之本平公之時六卿方強何異魯二家有女

叔齊叔向不能用何異有子家羈不能用是魯晉當時皆不知禮之本矣方從事虛文而不能於實事上理會此女叔齊所以深警動他蓋周之衰大抵皆徇末忘本從事於末而不知本實寓於此也故林放問禮之本夫子曰大哉問是當時皆不知其本惟林放獨知而能問然夫子又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當時皆從事於鐘鼓玉帛之末而不知鐘鼓玉帛者固有本末存焉今須看得禮樂固不在於玉帛鐘鼓而亦不在於玉帛鐘鼓之外使

聖人有作雖不徒徇乎末而所以爲本者又豈在於鐘鼓玉帛之外哉學者不可緣女叔齊之言遂分儀與禮爲兩事使昭公果知郊勞贈賄之爲禮而能立禮之本則三家決不至於盛而魯亦未至遽弱也

鄭人鑄刑書叔向使詒子產書

六年

子產鑄刑書叔向詒子產書曰昔先王議事以制不爲刑辟又曰民知爭端矣將棄禮而徵於書錐刀之末將盡爭之亂獄滋豐貨賂並行子產不從大抵古者象以典刑示五刑之大法而已其條目輕重淺深



生殺一切付之以人未嘗立爲定法民之有罪者隨其事而權其輕重故不得乘吾隙以投其姦後世立法纖悉曲折盡著於此便起人爭心姦人得以執其法以取必於上所以叔向言民知爭端將棄禮而徵於書錐刀之末將盡爭之蓋三代之治略示大綱才略示大綱刑便無定所以人心常警動敬戒而不敢犯當子產未鑄刑書民但知有五刑而不知有五刑條目故民猶有敬戒之心及刑書旣鑄民皆可以便已自營執上之法而取必於上開人僞心堯舜立法

之意都失了蓋子產只要目前整齊不爲後計正緣他規模如此但要無一法之可議一事之可指而不知流弊於後世亦是不曾講學之過然以作田賦鑄刑書二者觀之方其作田賦渾罕諫之曰作法於涼其弊猶貪作法於貪弊將若何則不可以無法其鑄刑書也叔向諫之則以爲不爲刑辟大抵賦之與刑二者之用正相反賦不可使之無定刑不可使之有定蓋賦自有中制不可多取一分多則大桀小桀不可少一分少則大貉小貉豈可不定若刑則不可有

定蓋先王議事以制不爲刑辟臨事制刑人當謹戒  
及纖悉旣著爲法則小人執法爲姦子產於二事正  
相反賦不可不守法卻變法刑不可定法卻作刑書  
以此知天下事治亂相去正如弈某當去東處着卻  
去西處着了當去西處着卻去東處着了以東爲西  
以西爲東則勝負可知當時子產能以作田賦之心  
用之於鑄刑書必不使之有定法以鑄刑書之心作  
田賦必不使之無定法

穿封戌爲陳公曰城麋不諂 八年

穿封戍囚鄭皇頡公子圍與之爭之

襄二十六年

楚靈王在當時最號強暴無道然當時得以威行於中國雖終於滅亡然飛揚強大尚至於十四年蓋靈王雖是無道其間亦有一二件好處且如使穿封戍爲陳公曰城麋之役不諂當靈王爲王子時與穿封戍爭囚鄭皇頡戍操戈欲逐王子圍是仇讎之人今旣卽位不惟不報其讎旣滅陳又封之爲陳公如此等事正如齊桓公忘射鈞之讎而用管仲晉文公忘斬祛之讎而用寺人披異世一揆此皆與桓文暗



合處若是他全是無道時雖凶威惡焰足以憑陵諸  
侯如何過得十四年惟其間有一二件與賢君暗合  
處故當時雖以無道行之猶可支持十餘年大抵天  
下之道最不可須臾離如穿封戍事故可取至於申  
無宇執人於王宮在靈王之虐宜若必誅而無赦今  
乃寬假慰遣之蓋十事中有二事暗合所以過得  
十四年故當時雖以凶威虐焰加於天下而不至於  
亡者由此故也若專凶焰暴虐以無道行之只如州  
吁數月便亡大抵暴不可恃若專以無道必不能久

歷考篡弑之人粗能支持皆出於此後世之君卻謂  
天道難知而不知天道本不難知也